

智囊全集

冯梦龙

全四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囊全集/(明)冯梦龙 著;柳戡编.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0.6

ISBN7-80112-351-4

I. 智… II. ①冯… ②柳… III. ①谋略-中国-当代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883 号

责任编辑 金澜

封面设计 孙岩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275953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

邮 编 100006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6.5

字 数 1136 千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12-351-4/G·170

定 价 98.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术 智 部

总 叙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持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隍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螭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蚬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子较猎；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圣贤之智，有时而殫。知者曰：圣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译文】 智慧是方法产生的根本，方法是从智慧转化而来的。没有智慧而只强调方法策略，就如同木偶戏一样

供人取笑，而无益于事；只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则好比驾车行船的人，自我炫耀驾车执缰如挥舞丝带，摇橹自由如风，如走平地、越平波一样得心应手，然而真若遇大风大浪或羊肠小道，就会束手无策，呼天保佑，想不倾覆也难了。

尺蠖缩身，昆虫入蛰，麝咬断自己的脐，蟒蛇翻身显示自己的伤口，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动物的智慧都能够如此，何况是人呢？相传老子出关去西域，也要装扮成胡人；大禹到了裸国也要脱光衣服；孔子在鲁国时也前去狩猎；散宜生为了解救周文王，也要向商纣王的手下行贿；仲雍在蛮夷之地也要剪掉头发，裸体纹身。不懂的人会说，圣人的智慧也有穷尽的时候。但知道的人都能了解，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时婉转而不直行，称之为“委蛇”灵活；有时暂时隐匿不显，这乃是隐蔽的“谲数”；有时诡谲而不失原则，称之为“权奇”之变。若不懂婉转，你做事就要碰壁；不懂隐匿，你做事就要受伤害；不懂得诡谲，你做事就会倒霉了。唉！方法和策略要是运用到神致之时，智慧也就发挥到顶峰了！

卷十三·委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译文】 应懂得委婉曲折之道，完满之中看上去似乎有缺陷。正如同生长在污泥中的莲花，露出来的却是一身洁净。要学会先哭后笑，如果运用得法，就能获得吉祥，消灭凶灾。因此集《委蛇》卷。

◇ 箕 子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共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梦龙评 凡无道之世，名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独醒。观箕子之智，便觉屈原之愚。

◇ 孔 融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唯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宜急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梦龙评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遭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译文】 东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不仅不向朝廷缴纳税赋，并且干了许多越轨的事情，甚至大胆祭祀天地，自比天子。

献帝想下诏书斥责刘表，孔融上书劝谏说：“如今王师正如齐桓公兵伐楚国的时候，只能责备不上贡包茅一样，并没有力量惩罚刘表。所以陛下郊祭时不能提及此事，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如果轻易地张扬这种事情，不但不能起到阻止他们的效果，反而更助长

邪恶的萌芽。”

梦龙评 类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百姓初次听说，不免震惊害怕，但是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如果朝廷能力尚不足以除恶，就轻率诏告天下，只会让百姓习惯叛逆不受惩罚的事实，在百姓面前暴露朝廷的无能之举，那朝廷还怎能威震天下？

春秋齐桓公在召陵伐楚，管仲就不声张楚王有僭越的行为，而只责备楚王不纳贡赋，为的就是日后易于收场，衡量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三国时孔明派使臣向孙权道贺称帝，并非孔明出自本意，这是形势所迫，是不得已的做法。而儒家那种虽败犹荣的说法，实在是害人不浅。

◇ 翟子威

清河胡常与汝南翟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而心害其能，议论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伺常大都授时谓总集诸生大讲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此者久之，常知方进推己，意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方进。

梦龙评 尊人以自尊。腐儒为所用而不知。

【译文】 西汉末年，清河人胡常与汝南人翟方进同是经学博士。胡常虽资历在翟方进前，名声却不及翟方进，因此对翟方进心存嫉妒，常发表抨击翟方进的言论。翟方进知道以后，每逢胡常召集学生讲学，就派自己门下的学生到胡常的居处，向他请教经学疑难问题，并且详作笔记。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胡常终于明白翟方进私底下有意推崇自己，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从此以后，胡常与士大夫交游闲谈中，也不时地称赞翟方进的学问。

梦龙评 尊重别人者才能得到尊敬。一些迂腐的儒士常被人所利

用而自己不知。

◇ 魏 勃

勃少时，尝欲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扫齐相舍人门。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得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耳。”于是舍人见勃于参。

梦龙评 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况其他乎！吁！

【译文】 汉人魏勃，年轻时非常崇拜齐国宰相曹参，并想求见他，但因家境贫困，求见无门。于是他每天早上都到曹参侍从官的府邸门前洒水清扫。过了几天，侍从官发觉门前被人打扫得干净异常，觉得很奇怪，就在一早躲在大门旁窥视，终于抓住了魏勃。魏勃说：“我只因想求见相国，但又找不到可以为我引见的人，所以才每天早上到先生府邸门口扫地。”于是不久以后侍从官终于领魏勃去见了曹参。

梦龙评 历朝的相国中，曹参算是最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一位，但魏勃想求见一面尚如此困难，那么与其他做官的人见面就更可想而知了！唉！

◇ 叔孙通

叔孙通^①初以儒服见，汉王憎之。通即变服，服短衣楚制，王喜。时从弟子百许，通无所言，独言诸故群盗庄士进，诸儒皆怨。通闻之曰：“诸生宁能斗乎？且待我，毋遽。”

【注释】 ①叔孙通：汉朝初年薛县人，初在秦为官，后降汉，任博士。汉初典章制度多由其订。

【译文】 汉朝人叔孙通初次拜见汉王刘邦时，穿着儒士的服装，汉王看了觉得很讨厌。于是叔孙通就更换衣裳，全部是楚国人的短衣打扮，汉王看到后很高兴。当时叔孙通门下有一百多弟子，他不教别的，只讲旧时的强盗、游侠如何升官发财的故事，弟子们听了都纷纷抱怨。叔孙通就对弟子们说：“你们都不希望打仗吧？那就不必急，以后等我来举荐你们。”

◇ 王守仁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眊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梦龙评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勍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译文】 本朝人王龙溪年轻时豪放仗义，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欣赏并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密派一名弟子尾随王龙溪到酒楼，对王龙溪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王龙溪笑着说，“你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书生也会赌博吗？”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师生每天都在赌。”王龙溪不由得大感惊奇，就要求会见王守仁。当他一见王守仁气宇轩昂的样子，立

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的门下弟子。

梦龙评 像王龙溪这种人才，王阳明当然希望网罗门下，然而如果不是王阳明的智慧，哪能降服王龙溪这样的豪杰呢？如果换成当今的学者，可能会把他当酒鬼赌徒治罪。本朝人耿楚侗也曾想网罗李卓吾，但终因不得法而致使李卓吾为敌人所用，由此，更让人佩服王阳明的求贤智慧。

◇ 王 曾

丁晋公^①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唯王文正^②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梦龙评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注释】 ①丁晋公：即丁谓，字谓之、公言，宋朝苏州长州人，封晋国公，仁宗时以欺罔罪贬崖州。②王文正：即王曾，字孝先，宋朝青州益都人，仁宗时居相位多年，谥文正。

【译文】 北宋人丁谓当宰相时，不准许朝廷大臣在百官退朝后单独留下向皇帝奏事。大臣中只有王曾遵守规定，从不违反。有一天上朝前，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收养弟弟的儿子为后代，我想面奏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留下来奏禀此事。”丁谓说：“像你这种事，留下禀奏没有关系。”于是王曾借给仁宗呈送文卷时，就将丁谓的一些奸恶行为告诉了仁宗。丁谓起身没走几步，不禁大为后悔。没几天，他果然接到皇帝诏命，被贬往崖州。

梦龙评 大臣中只有王曾对丁谓曲意顺从，最后终于伺机将丁谓罪行告发，而使其贬至崖州。与此相同，蔡京最初对司马光尊崇万分，最后却背叛、陷害司马光。看起来手法相同，但一个是君子，用心良苦；一个却是小人，心机狡诈。

◇ 周 忱 唐顺之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梦龙评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谄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誉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游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①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阉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饷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梦龙评 焦弱侯曰：应德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

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蓄不祥。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虑谨慎。此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己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②、谢迁^③皆逐去，而李东阳^④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边批：可怜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注释】 ①卜式：西汉河南人，以牧羊致富，武帝伐匈奴时，几次用财产捐献官储以助。②刘健：字希贤，明朝河南洛阳人，谥文靖。③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明朝余姚人，与刘健、李东阳共同辅政，见事明敏，善持论，谥文正。④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明朝大臣，文学家，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谥文正。

【译文】 本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忱时常担心王振借机刁难自己。当王振修建自家宅第时，周忱事先命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定做地毯送给王振作为新居的贺礼而且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此后，凡是周忱所奏江南兴利除弊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得以顺利通过。江南的老百姓到今天还在受益。（传奇中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梦龙评 秦桧修建私宅格天阁。有个江南的官员想讨好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干活的人，取得秦桧厅堂的尺寸，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且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好合适。秦桧认为这名官员偷偷派人打探他的隐私，非常生气，常找借口斥责这名官员。二人同样是呈献地毯，却得到两种结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

想法不同，是上苍暗中让他们各得其不同的报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振虽然外表骄横、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比较深；王振喜欢与君子往来以沽名钓誉，秦桧却是怕遭阴谋暗算，所以以小人之心严防别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

世人批评周文襄，不过认为他常谄媚王振，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以及为儿子求官职而献马，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献马都是他用意深远。当时天灾兵祸连连不断，各州府库空虚，周文襄上奏朝廷，请免江南各州苛税若干万，因而建议鼓励百姓“捐米”“买官”，借以充实府库财源也是两全之策。所以周文襄自己首先捐米，公开告诉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他想借此鼓励百姓捐钱买官。这也和西汉大臣卜式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由此看来，后人不可妄加批评周文襄。

本朝时，倭寇侵辱姑苏城百姓，倭贼以刀枪刺杀婴儿为乐。唐顺之此时闲居在家，见倭贼的凶残痛心不已。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最受欢迎的客人，唐顺之冒死求见他，向他陈述制敌谋略，终于使赵文华同意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接着又说非启用名将胡梅林不可，胡梅林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以讨严嵩欢心，所以才能使他们从容计划展开驱除倭寇之战。

梦龙评 焦弱侯说：唐顺之晚年因严嵩举荐，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骂。《易经》中的“否卦”上讲：有时君子容忍小人，是为君子的吉利，甚至有时包容牲畜，也不能推辞。为保个人一生的清誉，而将国家大计丢弃于阴沟之处，这是胸怀天下的志士所不能忍受的。汉朝时有人说：一定要清白谨慎地举荐贤人。这不过是妇人的检点约束，以及乡村中一般人的看法。唉！世事本来就复杂，有很多难言的隐情，爱惜自己的人，是很难跟别人谈论这些的。

本朝正德年间，阉臣刘瑾残暴专横，贤臣刘健、谢迁等人都纷纷辞官还乡，只有李东阳留了下来。他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并且

言行更加小心谨慎，时时在中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许多乡绅豪族也都依赖李东阳暗中保护才保全性命。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驾崩前，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接受先皇辅佐太子的亲口托付。假使李东阳也和刘、谢二人一样辞官回乡，那么国事一定将败坏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岂不是辜负先帝的重托吗？

由此看来，李东阳没有辞官，实在也是他万不得已。李东阳晚年时，曾与友人谈到这些往事，常痛哭不止。（可怜）唉！看来许多忠臣的一片良苦都不被迂儒所见谅，哪里只是唐顺之一人呢？

◇ 杨一清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①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边批：可惜其言不传。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②、张承业^③，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瑾初缚时，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盖体。上怜之，令与故衣百件。永惧，谋之内阁，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诸臣。永持疏至左顺门，谓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亦不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勿动摇人情也。可领此疏去，急易疏进。”此疏入，瑾遂正法，止连及文臣张彩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

梦龙评 除瑾除彬，多借张永之力。若全仗外廷，断不济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识见。然非杨文襄智出永上，永亦不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称“智囊”也。

【注释】 ①张永：明朝直隶保定新城人，字守庵，宦官。②吕强：东汉宦官，字汉盛。黄巾起义时，他上书请诛贪官污吏，赦免费人等，后为赵憯等陷害，被迫自杀。③张承业：字继元，陕西大荔人，唐僖宗时的宦臣。庄王即位时他曾力谏不可，后绝食而死，谥正宪。

【译文】 本朝武宗时，吏部尚书杨一清与宦官张永一同提兵征讨安化王。在军中，杨一清曾与张永谈到宦官刘瑾，分析他蓄意谋反之事的利害关系，并劝说张永揭发刘瑾。（可惜其言不传）杨一清从衣袖中取出两道奏疏，一道是陈述平定安化王谋反的战略，另一道则是指指出刘瑾有专权谋逆的事。杨一清叮嘱张永说：“您率军回京拜见皇上时，先送上平定安化王的奏章，皇上一定会再进一步详细询问情况，这时您趁机请求皇上屏退左右，再将刘瑾谋反的奏章呈上。”张永说：“如果皇上不相信怎么办？”杨一清说：“要是旁人，我不敢说一定管用，但如果是您，只要论事能有条有理，一定管用。万一皇上不相信您所报之事，您就叩头请皇上登上皇城立即召刘瑾进宫，然后派人没收刘瑾家中私藏的兵器，劝请皇上亲自查验，并向皇上承诺如果找不到刘瑾谋反的证据，愿意让皇上杀了自己喂狗。接着您再叩头痛哭。皇上对刘瑾一定会大为愤怒。刘瑾被诛，皇上一定会重用您，可以尽全力矫正以往朝政的过失，那么吕强、张承业与您可说是千年来三大德才兼备的忠臣。但此事一定要赶紧进行，不能稍有拖延。”张永愤慨地说：“老奴要为皇上尽忠，哪里还在乎自己的残年！”

不久，张永回京拜见皇上，一切按照杨一清的计策行事，果然顺利。刘瑾被收押后，奉圣旨被降为南京奉御。刘瑾上奏自己承

认罪状，呈上一白帖，乞求武宗赐一两件旧衣蔽体。武宗不忍，下令赐百件旧衣。张永见武宗仍怜惜刘瑾，恐怕日后发生变化，便与内阁中的好友一起谋划，命都察院上奏皇上弹劾刘瑾，但是都察院弹劾的奏章中，牵连到许多阿附刘瑾的大臣。张永立即拿着奏章来到都察院，说：“刘瑾专权时，连我们都不敢挺身直言，更何况是其他官员呢？今天弹劾的是刘瑾的过错，不要再波及他人，动摇人心。请立刻收回这道奏章，赶快另呈一道。”当奏疏呈上后，刘瑾便被正法，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彩一人、武将杨玉等六人而已。

梦龙评 能将阉宦刘瑾和江彬除掉，主要是靠张永的力量。如果要仰仗廷外的官员，断然不能成功。而张永不愿意牵连朝中很多大臣，更是有卓识远见。若不是杨一清的智略过于张永一筹，张永也不会被杨一清所说动。啊！这就是杨一清被称为“智囊”的原因。

◇ 许 武

阳羨人许武，尝举孝廉，仕通显，而二弟晏、普未达，武欲令成名。一日，谓二弟曰：“礼有分异之义，请与弟析资可乎？”于是括财产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推其薄弱者与弟。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而鄙武贪。晏、普竟用是名显，并选举。久之，武乃会宗亲告之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沾荣禄。所以向求分财，自取大讥，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产。”遂出所赢，尽推二弟。

梦龙评 让财犹易，让名更难。

【译文】 后汉阳羨人许武被推举为孝廉后，他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但他的两个弟弟许晏和许普，却一直仍默默无闻，许武想让两个弟

弟早日成名。有一天，他对两个弟弟说：“从礼仪上讲，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分家，因此我想和你们分家，你们看行不行？”两个弟弟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许武将家产分成三份，在自己名下分了肥沃的田地、宽大的宅院和体力强健的奴婢，而将贫瘠的土地、旧房、体弱多病的奴仆分给弟弟。当时乡里父老都称赞两个弟弟克己谦让，而鄙视许武的贪财。不久，许晏和许普果然因此而盛名远扬，并被乡人推举为孝廉之士，因此得到官职。”

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后，许武就召集宗亲族人，对他们说：“我做哥哥的不好，曾侥幸得到孝廉任官，但我两个弟弟却都无法沾上荣禄。我为了让弟弟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就要求分家，并且用多分家产的方法甘受指责，替弟弟们树立贤能的知名度。如今我的愿望都已经达到，我希望能重新平分家产。”于是他把自己以前多得到的部分，当着族亲的面都还给两个弟弟。

梦龙评 把财富让给别人容易，把美名让给别人就难了。

◇ 廉 范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①。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廷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瞽乱耳！”后融释系出，病困，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梦龙评 一辟之感，诎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注释】 ①功曹：官名，汉朝郡太守下有功曹史，简称功曹。